

本报记者 王龙卿 本报通讯员 王玉泉 李进良

# 不待扬鞭自奋蹄

## ——记复转军人葛慎士

年过七旬的老人大都颐养天年。复转军人、今年71岁的葛慎士却依然每天忙碌着。

葛慎士1963年8月入伍，在部队服役15年，1978年8月转业到我市，先后担任河南轮胎厂三车间党支部书记、基建办党支部书记，焦作化电集团热电公司副经理、供销公司党总支书记、总经理助理等职务。2002年退休后，老骥伏枥、壮心不已的他，又担任了轮三小区党支部书记，用热心服务为广大居民解难题、送温暖，至今仍活跃在社区公益事业的舞台上。

葛慎士出生在战争年代，童年的唯一记忆就是饥饿，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就是在逃荒途中饿死的。作为一个历经苦难、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农村孩子，能够参军并在部队提干，转业后又在企业担任领导职务，他一刻也没有忘记部队和党组织的培育之恩。现在，他是典型的党员之家，7口人就有4名党员，老伴既是党员，又是高级工程师，还是全国“三八红旗手”。他时常对周围的人念叨：人啥时候都要感恩知足，日子过得好不好，要多和过去比一比。我是当过兵的人，要多干为政府分忧、对社会有益的事，这也是为部队争光、为党争光！他为自己立下生活信条：堂堂正正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不图名、不图利，做一个一辈子都让组织信任、让群众信赖的人。一路走来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

益突出。当时国家住房制度改革正处于试点阶段，企业建房缺少资金，又不敢大张旗鼓地向干部工人集资。面对困境，负责基建工作的葛慎士以军人的胆略，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主动提议由基建办负责筹集资金，一年之内，自建了2栋家属楼，购买了3栋家属楼。家属楼施工期间，为节约资金和保证质量，葛慎士亲自跑市场、谈价格，每天守在工地上监督把关，眼看着楼房一天天盖起来，他却一天天瘦下去。家属区建成后，葛慎士又多方协调，筹集资金对家属院进行硬化、绿化，使河南轮胎厂家属院成为当时市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，使干部工人住有所居，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。

### B 大杂院里的“老支书”

如今，到山阳区艺新街道五号院社区轮胎厂家属院找个人还真不容易，因

为周边几个小区已连成一片，这里被大家戏称为“大杂院”。但要在轮胎厂家属院问起“葛书记”，几乎尽人皆知。几十年来，葛慎士一直住在这里，大家对他的十分熟悉，而他对小区的一草一木、一家一户也了如指掌。

退休后的葛慎士，没有选择到在上海工作的两个儿子那里享福，而是留下来，义务担任了轮三小区党支部书记，服务57名党员、近千户居民，这一干就是十多年，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大杂院里的“老支书”、不知疲倦的“老黄牛”。

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进入晚年的葛慎士，依旧精神矍铄、直言快语，身上好像仍有使不完的劲，尤其喜欢干“为民请命”的事。刚退休那一年夏天，小区住户与相邻的某中学发生围墙纠纷，甚至惊动了公安部门。葛慎士闻讯及时赶到现场，协调处理纠纷，第一次当起了居民权益的代言人。

当时，学校的一面围墙紧贴居民楼

而建，且多次加高已达10米，居民楼3楼以下白天不见阳光，居民的采光通风权受到侵害，另外，两墙夹缝里垃圾成堆、气味难闻。居民为此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，但因为学校是重点安防单位，问题拖了多年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。后来，有一户居民将围墙打了一个通风洞，校方发现后以破坏安全设施为由报警，民警出警时与居民发生争执，场面几乎失控。葛慎士赶到现场后，首先对擅自打洞的居民进行了批评，接着当着公安民警的面，指出校方的行为侵害了居民的采光通风权，要求依据有关规定彻底解决围墙透光通风问题。经多方协调，学校终于同意将100多米长的高墙推倒，改建成通透式栏杆隔离墙。葛慎士则向轮胎厂工会反映，争取到10万元资金，承担了学校围墙的改建经费。拖了十几年的老大难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，双方也成了好邻居。

葛慎士解决棘手问题出了名，大家

遇到暖气不热、管道破损、邻里纠纷等问题，首先就会想到“葛书记”。多年来，他协调解决各类矛盾和纠纷上百起，为社会稳定和和谐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前几年，轮胎厂家属院有3辆电动车连续被盗。经慎重考虑，葛慎士动员6名老同志，成立了义务巡逻队，负责小区的安保工作，效果非常明显，受到居民好评。居民之间一旦有小摩擦也总爱说一句：不行咱找老葛去！有趣的是，一般的邻里纠纷只要把话说到这里，矛盾隔阂多数就自行消除了——因为大家都见识过葛慎士处理纠纷的“手段”，理亏的一方便先让了步。在葛慎士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下，轮胎厂家属院邻里关系非常融洽，60%住户的门口都被社区挂上了“五好家庭”牌匾。

### C 企业复转军人的“主心骨”

虽然脱下军装已几十年，但葛慎士一直对部队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，始终不忘自己曾是一名军人，对当过兵的人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在2001年军转安置政策调整前，军转干部分配到企业工作的比较多，仅焦作化电集团就有17名。受诸多因素限制，这些复转军人多数在企业一线工作，有的同志思想产生落差，一度情绪悲观失落。

为做好这部分同志的思想工作，2000年7月，企业领导找到在部队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葛慎士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。因为，他不愿看到一个穿过军装的战友掉队。领导问他有什么条件，他伸出了一只手。领导笑了笑，以为是想要经费。他摇摇头一本正经地说：我只要求从今年开始，在每年五个重大节日里，都组织企业军转干部开个座谈会。

在随后举行的八一建军节座谈会上，公司领导宣布了这条不成文的“规定”，为每位军转干部发放了80元过节费，并充分肯定了他们以前为国家、为军队、为企业作出的贡献。葛慎士细心地观察到，这些曾经扛过枪、负过伤，回地方后却成为普通工人的老军人，真切地感受到了被人尊重的滋味，很多人搂住他的肩膀，眼里闪现着泪花……

葛慎士常说：“军转干部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还是荣誉和责任的代名

词。”葛慎士感到肩上增添了沉甸甸的责任，他把做好军转干部的思想工作，作为对企业、对社会、对党和政府的一种感恩回报，十几年来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大量心血。每个月，他都要到企业和军转办几次，一方面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，一方面反映企业复转军人的问题。他身上常带一个笔记本，随时记下每个老军人的住址、生日、家庭收入和健康状况等信息，以便于联系、沟通、提供帮助。为及时了解企业军转干部的思想现状和上级的要求，他坚持每半个月到企业汇报一次情况，争取公司领导的理解和支持。他还经常到市有关职能部门了解上级的政策规定，回来后利用各种场合，积极向军转干部宣传国家的军转政策。因为怕晕车，不管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，他每次都是步行。去年，新闻媒体报道了模范复转军人李文祥立功埋名50年的先进事迹，市军转办在全市开展了向李文祥学习的活动，并将编印的学习材料发给了葛慎士。老人如获至宝，立即组织企业复转军人学习，让大家接受教育。

如今，葛慎士帮助过的企业复转军人已增加到40人，辐射周边几个重点兄弟企业和住宅小区，他已成为这批复转军人的“主心骨”。他定期到企业复转人家中登门拜访，不仅与复转军人交流思想，更注重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合理需求。有时，他三天两头往企业和有关部门跑，为复转军人协调解决医疗保障、福利待遇等困难。

每当有企业军转干部患病或住院，老葛都要亲自去看望，这些年来，他先后看望因病住院的老军人数十次。他的退休金并不高，但每次看病人都都要自掏腰包买些营养品。偶尔到上海的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，他心里也放不下这群老战友，经常给他们打电话、发短信息。

去年11月，老复转军人杨新彪做了小脑摘除手术，葛慎士专门到家里探望，与他谈心、聊天，做思想工作，鼓励老杨树立生活信心和战胜病魔的勇气。术后一时糊涂一时清醒的老杨，尽管常常连家人也认不出，但见到葛慎士时总能清楚地喊他“老葛”，有时还抱着他不让走，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靠着真诚和热心，葛慎士赢得了复转军人和家属们的信任，他说的话大家都愿意听。

现在，葛慎士老人每天还坚持爬山，锻炼身体。他说：我还想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多作点贡献，没有一个好身体不行啊！他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——要做一对对社会有益的人，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……

老牛自知夕阳晚，不待扬鞭自奋蹄——这，正是葛慎士老人崇高思想境界的真实写照！



图为日前葛慎士(右)在轮胎厂家属院内进行治安巡逻。本报记者 王龙卿 摄

### A 无私无畏的“炮筒子”

接触过葛慎士的人都知道，他性子比较直，说话像“炮筒子”，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，有时脾气还有点倔；只要认准的事，九头牛也拉不回；遇到看不过眼的事，对谁都敢理论一番。当战士时，他曾一口气向连队指导员提出17条意见，在全营引起轰动，差一点被当成了“刺头兵”。在焦作化电集团热电公司工作时，他大胆地向前来考察企业重组工作的市领导提出了10条建议，后来建议全被采纳，一时间成了名人。他的大胆，来自于无私无畏。为了当好企业的“红管家”，他不仅自己两袖清风，而且很讲原则，铁面无私，为此没少得罪人，但群众对他的评价却很高。用他的话说：咱是吃过大苦、当过兵的人，不能因顾忌个人前途和谋取一己私利而使集体受损。人，无欲则刚，无私则无畏！

1983年前后，随着企业发展壮大，人数增多，干部工人住房紧缺的问题日

# 桃园最后的灯火



↑1月6日，夜幕降临，曾经有30余户人家的桃园自然村，只有张柳富一家的灯火亮起。

薄，收成少。现在发现西红柿生长期短，因山里温差大，西红柿也甜，值钱。”秋冬季，山里不适合耕种，采摘漫山的野连翘就成了张柳富的“主业”。

桃园村也有过热闹的时候。今年58岁的张柳富曾听村里在世的老人讲，上世纪50年代之前，桃园村一度管理着附近包括现在山西省境内的一共18个自然村，每到缴粮的日子，山民们套上毛驴车，拉着玉米、谷类等农作物赶来桃园村，沿着蜿蜒的山路排成长长的队伍，十分壮观。

后来桃园村管辖的自然村少了，再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村民们的生活开始有了差别，和外界的生活也有了比较，出去打工的人渐渐多了。青壮年先出去，挣了钱，再回来接老人和孩子。原来130多口人的桃园自然村，现在常住人口就剩下了张柳富夫妇。附近的其他山村虽比桃园自然村常住人口暂时要多些，但也面临同样的境况，目前桃园行政村户籍在册不过30户。

山村的生活条件的确在改观。除了早年就用上了电，近年还修通了公路，接上了自来水。但一遇到雨、雪等恶劣天气，公路就不便通行。而到了冬季，山里气温更低，自来水就容易上冻，所以张柳富还要到村里蓄雨水的池子担水吃。所不同的是，曾经全村人使用的池子，现在几乎由张柳富一家独享了。村里还有一个防火员和一个牧羊人，因为家人早早地迁出了大山，他俩一般晚上就下山回家了。

张柳富3岁的孙子小宇有时会被儿子送上山，儿子一是想让父母帮忙照看，也想让孩子到山里新鲜新鲜、锻炼锻炼。不过张柳富发现，孩子年龄越大似乎越不喜欢在山里住了。他猜测，可能是因为不能玩电脑游戏，看电视收不到动画片，和他爸爸妈妈用手机通电话时信号也不是太好的原因吧。“山里生活条件变得再好，也比不上城里变化快啊！”张柳富常常对老伴感叹。

张柳富告诉记者：“自己在山里生活大半辈子，习惯了，趁现在还能劳动，想再多干几年，下山也没能力干其他活了。”他一直不明白，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什么叫桃园，也许很久以前这里有很多桃树吧。我们看到的是，有不少这样的桃园正在逝去。

(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田建明摄)



↑张柳富平日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上采中药。



↑山里奇静，张柳富的妻子接电话时嫌声音太大，习惯手机离耳朵远一些。

↓冬日里的山村严寒难耐，张柳富的妻子和孙子在屋里生火取暖。



本报记者 田建明 本报通讯员 崔红星

夜幕降临，一盏灯亮起；夜色渐深，这盏灯熄灭。日复一日，位于修武县西村乡西北部太行山里的桃园自然村，重复着这样的景象。



←因年久失修坍塌的房屋在村里随处可见。



←一月十四日，张柳富来到村里的蓄水池破冰取水。



←张柳富家还保留着农村的一些习惯：把食物放在篮子里挂在屋梁上。